

第六 手指

——紀念三姐先明

白子青

明姐終於在去年十月廿三日去世了，她患的是急性肝  
炎，最後醫生說這種病例肝炎患者只百分之二三，極  
極難救治。明姐在長庚醫院住了一个多月，連她四十九歲  
的生日也在醫院裡過的。四十九歲在醫學界是明日的  
算高壽。明姐一生多寂寞，有幾年還很痛苦。四十九  
歲，對她來說，恐怕已經算長的了。明姐逝世後，這幾  
個月，我常常想起她這一生的不幸，想到她也就聯帶憶  
起我們家那幾位親戚的童年。

一起長大

也

有人說童年的事難忘記，其實不見得。我的童年一半  
在跟病魔死神搏鬥，病中歲月，~~這~~是值得紀念  
，倒是在我得病以前七歲的時候，長家鄉桂林最後的一年  
，有這三項事，却記得特別清楚。那是抗戰末期，湘桂大撤  
退的前夕，廣西的戰事已經吃緊。母親把兄弟姐妹們  
送到了重慶，只留下明姐跟我。還有六才七才，兩個才  
弟才。小三才明姐比我大三歲，所以我們相處得最親。雖  
然大人常常在談起吃驚，~~這~~我們不懂，我們在一起  
玩得很開心。那時候我們住在風吹東山的腳下，東正路那  
邊。在子裡，我記得那是新家，搬去沒有多久。這座樓房  
的屋在鐵路寺的後面，~~這~~陰森森古舊的老屋，長  
滿了青苔的院子裡，~~這~~金邊

老  
年  
紀

這州會爬出半尺長的條

長春圖書文具公司印製

菊 笛 鳴

白 色

2

牆上壁虎。虎視眈眈，草屋裡。蝙蝠亂飛。後來聽說那  
 棟古屋並不很乾淨。大白媽搬進去住，晚上看到窗台前  
 著一丁穿對襟的兒子。原來這個人就在屋子對面  
 池塘的一棵古樹下，日本人空襲時，一枚炸彈，把个泥  
 水匠炸得粉碎。一條腿飛到了樹上去。我們住在  
 那棟不太吉祥的古屋，唯一的理由，是因為空襲時  
 防空洞就在附近，那時日機常常來襲，一夕數驚。夜  
 裏被搬到風山山下，也是同一故慮。山脚有一个天然  
 岩洞，全家入居。全家入居。我仍並  
 不感到害怕，一看風來山頂掛上兩個紅球，我眼明明  
 的，空襲信號——空襲信號。又  
 必上學了。

我與空襲  
我與空襲

新園的後園就在山脚下，種滿了芍藥、牡丹、菊花，  
 還有一大片十來種的雞冠花。花園裡養雞，一听到母雞唱  
 了蛋歌，明姐拉着我就奔到鸡棚內，從雞窩裡掏出一枚  
 餘溫猶存的雞蛋來，磕一个小孔，遞給我。道：「老五，快  
 吃。幾下我就便出一隻雞蛋吶。」現在想想，那樣的生雞  
 蛋，多麼的香滑，又腥又滑，不知怎麼吃下去的。  
 我深夜回家，看見明姐一个人孤獨的在廚房裡摸索，煮東  
 西的，我過去一看，原來她在煮糖水雞蛋，她盛了兩隻雞  
 蛋在碗裡，却遞給我道：「老五，快吃。」

很雞

蘇杭

蘇杭



郊外去弄病，我的唯一玩伴是兩條小獅子狗，一白一黑。白獅子狗是我的醫生林有京送給我的，他是會弄人，家裡有一棵三丈高的紅珊瑚樹，林醫生照顧我，是我忘年之交。黑獅子狗是路上撿來的，平時一身的毛，毛髮盡落，像去癩皮犬。我用替牠把毛髮弄淨，把牠養得胖嘟嘟，長出一身黑亮的捲毛來。牠是隻便，在草地，跟兩條小獅子狗滾滾。在上海，郊外三斗，我並沒有真正的訪客，只有明姐探過。我兩次，大概還是偷去的。我喜出望外，便把那隻黑獅子狗贈送了她。牠叫米達，後來變成了明姐的寶貝。常之跟她睡一牀。明姐愛小動物，所有的小生命，她一視同仁。有一次，在夕陽我們還住在松江路的時候，房

為我患了可惡的肺病，家裡人看牠看氣死，便嚇得遠去的。那个时候，沒有特效藥，肺病拿不起。我跟明姐童年時一起，建立起的友誼却一直保持著，雖說我們不在一起，她的消息，我都很清楚。那時明姐搬到重慶，下上學，也是為了躲避空襲。有一次司機從西邊京帶上米一隻幾十斤重，用圓台裝的，大南瓜自給父母。想，家裡的人都笑著說：是三姑娘種的。原來明姐在西邊京種下種南瓜，她到馬棚裡去給馬糞，給她的南瓜這肥，種出了一隻黃澄澄的，巨無霸。我也感到得意，覺得明姐很了不起。空襲補給的交出那高古的一隻南瓜來。一個人

抗戰勝利後，我們回到上海，我還是被充軍到上海

鮮得

家裡人

姐跟其兄

病中

道  
不時噴  
鐵像

因在籠中

5.

子彈常有老鼠——那時松江路，鼠是台山的邊陲地帶，  
一片稻田，我們用鐵籠捉到了一隻鼠，那隻碩鼠頭  
尾蓬起來大概有一尺多長，毛都掉光了，而且  
凶悍，咬人，露出牙齒，目露凶光，在籠子裡未  
因本國以愛國逃命，這樣一個鼠，醜陋的極  
伏，看居的這此鼠，跟鼠子們起了  
殺機，我們到水坑去，用鉸桶盛了一大桶水，預把那  
隻碩鼠之溺尿，等到水坑水回來，却皮覺鼠之門大  
開，那隻碩鼠老早逃之夭夭了。明姐站在籠邊，向我們求  
情道：「不要弄死人家嘛。她的臉孔，老高，不忍。明姐真  
是菩薩心腸，她是方過善良了，死在這個鼠籠，殺機四  
伏，世界裡，答身受到傷害。」

鐵籠

批

為廿七年我們又開始逃難，逃到了青島。那時明姐已  
是十五六歲的少女了，而我也病癒，歸了隊，而  
且住在那明姐隔壁。可是常常我所到明姐，一個人鎖在房  
中，暗暗自哭泣。我很緊張，但日不解，更不懂得如  
何去安慰她。我只知道明姐很寂寞。於時母親到上海去跟  
父親去了。我的另外兩個姐姐老早到了美國，家中只有明  
姐一個女孩子，而且正處最艱難的成長時期。明姐的命  
運，功課要求嚴格，在上海是中西女中，在青島是聖瑪的書  
院，功課要求嚴格，然而明姐並不是天資聰敏的學生，  
她很用功，但功課趕不上。她的英文發音，寫得  
一手好字，而且有藝術的才能，可是不會放試。在聖瑪的  
留了一級。她根本生性就向敏感，个子長得高夫

拍了一件  
白色拍肩

6

因為害羞

在這些時候，~~我~~沒有甚麼朋友，只有學以玉是她唯一的  
知交，留了級更~~加~~尷尬了。記得那天她拿到學校通知書  
，急得發發瘋，~~我~~便陪她去看了電影，~~我~~心。不  
們看的是一張古諾的歌劇，浮士德與魔鬼拍成的電影。魔鬼  
來了，明姐在電影院裡低聲叫道：那一刻，她倒想把留級  
的事情忘掉。

明姐是十七歲到美國去的，~~那時~~當時高動呢，~~我~~另外  
小姐之已經在美國，父母親大概認為把明姐送去，可以  
~~帶~~一個錯誤的決定，不過當時誰也沒有  
預料得到。赴美前夕，哥哥們把明姐帶去參加朋友們開  
的別離舞會。明姐穿了一襲紅綢長裙，腰間繫著藍綢  
緞子飄帶，長身玉立，裙帶飄然，儼如曼妙的人模樣。

其實明姐長得很~~好~~，一雙鳳眼，小小的嘴，笑起来，非常  
的稚氣。可是她~~不~~不重衣著，~~穿~~有幾件，行動比較拘謹，所  
以看起來，總有~~幾~~幾分羞怯。但是於此赴美，明姐~~脫~~籍而  
出，竟變得十分瀟灑，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明姐如此  
盛裝，如此明艷。

明姐在美國那三年多，~~到底~~到底發生過甚麼事，或  
者漸漸起了甚麼變化，我一直不太清楚。後來她在美國佛  
羅里達州~~的~~的留學，~~我~~單以玉到紐約見到明姐時，明姐  
曾經跟她訴苦，~~這~~還是學校的功課趕不上，~~她~~那時已進了波  
士頓大學。她漸之退縮，索之辭職到電影院裡，不肯出來  
，許多年後，我~~回~~台時，~~問~~明姐~~想~~不想到美國去玩玩。

後來終於  
自於停  
了。

明姐搖頭，嘆了一口氣說道：「那個地方太冷囉。波士頓的冬天大概把她嚇怕了。美國的寂寞，就像新廣漠的土地一般，也是手邊手根的。明姐在美國那幾年，在這裡，最苦年立錐之地。明姐在美國那幾年，很不快樂。」

明姐一九五五年終於回到家中，是由我們一位堂嫂護送回國。回家之前，在美國的智姐寫了一封信給父親，敘述明姐得病的經過情形，大概因為怕父母親着急，說得婉婉。明姐是我記得那是一個冬天，我們全家

都到了松山机场，焦急的等待着。明姐從飛機上走下來，我們大家一驚，明姐整個人都變了形。她的身體暴漲了一倍，本來她圓就高大，一皮胖，就變得更大，腫起來，頭髮變得特別短，她的皮膚也變了。

冰天雪地

寒風刺骨

1. 覺得粗糙，一雙眼，而且

緣子故皮等。明姐的病情，遠比我們想像的嚴重，她思

3. 我們全家都不願意，不忍心，

各種一，~~她~~分裂症。她初回台灣，已經

有人跟她說話的聲音了。她重慶告訴我們，明姐在美國

沒有節制的吃東西，~~她~~體重倍增，她自

髮剪短了，所以只如長髮修短。

明姐的病，~~是~~我們全家一個不可彌補的遺憾

一個共同的隱痛，一個集体的

「其餘九個哥哥姐姐弟弟，大家被電視，在美人

補償，以至吃的穿的，都買來給明姐，

眼睛

提起

他的不幸，帶給父母親晚年，最沉重的打壓。父母親一生  
 國難家，不知經歷過多少驚天駭地，大風大浪。他  
 們說危不乱，轉瞬即逝，克服艱難的，此些信心，有時  
 到驚人的地步，可是強迫他的親生女兒遭逢這種人力  
 身可挽回的厄難時，二位強人，竟也束手無策，  
 歎歎。我手足十八，幼年時，母親馳騁疆場，  
 在家，日理萬機，養育的責任，母親全賴一肩扛起。  
 兒女的幸福，是母親生命的首等目標。在那動盪震盪  
 的年代裡，我們在母親的羽翼之下，一一成長。有時身  
 親不離，慶幸，嘆道：終算把你們都帶大了。感嘆中，  
 也不免有使命完成的欣慰。沒料到臨終之境，晴天霹  
 靂，姐姐歸來，而月全非，那天松山松林，我看見母親

帶來

臉色憔悴如慘白，痛楚到不可言喻的程度。  
 生性剛毅，她竟如此脆弱，  
 姐姐的歸來，她竟如此脆弱，  
 母親及監獄，  
 之自責，總認為姐姐幼年時，  
 是她應得的母愛。然而做我們十個人的母親，這是一件多  
 麼艱鉅的任務。在如何分配上，母親已經盡量做到公平  
 ，但這已不是一件易事，分水果，一人一隻糖，子乳  
 十隻，而十隻大小，酸甜又怎麼可能分毫不差呢。至於母  
 的分配，更難稱量了。  
 然而子女幼年時對母



疾言  
厲色

愛的渴求，又是何等的貪婪與饕餮，地位排他，親子間的  
 情慾，有時簡直是排他性的。法國文學家杜斯德也德原的  
 作者普魯斯特小時侯，有一次他的母親臨睡時，忘了親吻  
 他，普魯斯特痛苦欲絕，認為他母親遺棄了他，竟至終  
 身耿耿於懷，成年後還經常提提他這個創傷。明姐是  
 我們十個人中最忍讓的一個，她在我們中間，這坊  
 由她受爭奪，她是盡量吃虧的。明姐是最小的一个  
 女兒，但大排行第六，不上不下。母親生到第五个孩子  
 已經希望不再再生，所以三哥的小名叫做滿子，最後一个  
 偏偏明姐又做了不速之客，而且還帶來了弟弟。母親  
 的勞累，加倍又如倍，後來她晚年多病，也是因為生育太  
 多所致。明姐確實不是母親最寵愛的孩子，母親對女兒

的

的

的疼愛。在明姐未出世以前，已經給了兩個才幾歲大的姐  
 姐了。明姐跟母親的個性，而母親性情豪  
 放，~~明姐~~強強自信，而明姐羞怯內向，~~明姐~~從未敢  
 明姐~~明姐~~，不多言語，~~明姐~~在幼小的記憶裡，母親從未對  
 明姐~~明姐~~，兩個姐姐也很愛護幼妹，然而明姐~~明姐~~  
 家中三位出類拔萃的女性，~~明姐~~她們的走步，對於  
 她~~明姐~~是一種~~明姐~~的威脅，她~~明姐~~退隱到家庭的  
 一角，扮演一個與人爭爭的乖孩子。她內心的創痛、懼畏  
 、寂寞、與彷徨，母親是不會知道，也注意不到的。明姐  
 一顆~~明姐~~的~~明姐~~掩藏得死的，其實在她羞怯的表面下，  
 是一顆~~明姐~~受了~~明姐~~而~~明姐~~不可侵犯的自尊心。只有~~明姐~~  
 有時~~明姐~~得到她獨自飲泣。

有時

得

苦手的

因此母女  
間  
近

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母亲整日字字句句  
 几十口的安全生計，女兒的眼底雙雙泣，她已身力顧及了。  
 等到若干年後，母目親直覺她鑄成<sup>多</sup>方錯，再想彌補已後  
 太遲。明姐得病回家時，母親千方百計想去<sup>多</sup>疼憐她，  
 靠近她，~~事事~~加倍的<sup>多</sup>疼憐她，~~連~~連來了十幾二十年的女  
~~個~~個性的溫暖，~~漸漸~~漸漸<sup>多</sup>幼平時所受的創傷，是司  
 法~~這~~這的。明姐小時感到<sup>多</sup>的威脅與懼畏的也存存，母在  
 愈急於<sup>多</sup>她示愛，她愈慌張，愈沒法躲避，她不知<sup>多</sup>道該  
 如何<sup>多</sup>搭納她<sup>多</sup>清洵求而未獲得的這份感情。她們兩<sup>多</sup>人如何  
 站在一道鴻溝的兩岸，母親伸出手去，~~但~~但<sup>多</sup>她們兩<sup>多</sup>人如何  
 彼岸的女兒。母親憂傷與悔恨，是時日俱增了。有一天  
 我所<sup>多</sup>因父母起在房中，父親百般功勞，母親沉痛的嘆道：

小時候，我把她<sup>多</sup>疏忽了。那個女孩子，~~都~~都<sup>多</sup>記<sup>多</sup>在心<sup>多</sup>裡<sup>多</sup>。  
 她<sup>多</sup>。托着她<sup>多</sup>哽咽起來：以後我的東西，通通<sup>多</sup>留給  
 她。

因為明姐的病，後來我曾大量閱讀有關精神病及心理  
 治療的書籍。如果<sup>多</sup>沒有選擇文學，~~也~~也<sup>多</sup>會去研究  
 人類的<sup>多</sup>心理<sup>多</sup>，在<sup>多</sup>幽<sup>多</sup>森<sup>多</sup>的地帶，不知<sup>多</sup>會<sup>多</sup>不<sup>多</sup>會<sup>多</sup>架<sup>多</sup>出一<sup>多</sup>笑  
 人的<sup>多</sup>秘密<sup>多</sup>來。可是<sup>多</sup>那些<sup>多</sup>心理<sup>多</sup>學<sup>多</sup>家<sup>多</sup>及<sup>多</sup>醫學<sup>多</sup>家<sup>多</sup>的<sup>多</sup>書<sup>多</sup>，愈  
 讀<sup>多</sup>却<sup>多</sup>愈<sup>多</sup>糊<sup>多</sup>塗<sup>多</sup>，他們<sup>多</sup>各<sup>多</sup>執<sup>多</sup>一<sup>多</sup>詞<sup>多</sup>，真<sup>多</sup>不知<sup>多</sup>該<sup>多</sup>信<sup>多</sup>誰<sup>多</sup>才<sup>多</sup>好。<sup>多</sup>愈  
 心<sup>多</sup>惟<sup>多</sup>危<sup>多</sup>，千<sup>多</sup>變<sup>多</sup>萬<sup>多</sup>化<sup>多</sup>，人<sup>多</sup>弄<sup>多</sup>上<sup>多</sup>了<sup>多</sup>太<sup>多</sup>空<sup>多</sup>，征<sup>多</sup>服<sup>多</sup>了<sup>多</sup>月<sup>多</sup>球<sup>多</sup>，然而自  
 身<sup>多</sup>那<sup>多</sup>塊<sup>多</sup>方<sup>多</sup>寸<sup>多</sup>之<sup>多</sup>地<sup>多</sup>却<sup>多</sup>仍<sup>多</sup>舊<sup>多</sup>不<sup>多</sup>得<sup>多</sup>其<sup>多</sup>門<sup>多</sup>而<sup>多</sup>入。我們<sup>多</sup>全<sup>多</sup>家<sup>多</sup>常<sup>多</sup>常<sup>多</sup>討  
 論<sup>多</sup>明<sup>多</sup>姐<sup>多</sup>的<sup>多</sup>病<sup>多</sup>因<sup>多</sup>：小<sup>多</sup>時<sup>多</sup>候<sup>多</sup>沒<sup>多</sup>有<sup>多</sup>受<sup>多</sup>到<sup>多</sup>重<sup>多</sup>傷<sup>多</sup>，在<sup>多</sup>手<sup>多</sup>國<sup>多</sup>字<sup>多</sup>能<sup>多</sup>這<sup>多</sup>麼  
 環境<sup>多</sup>、生<sup>多</sup>理<sup>多</sup>上<sup>多</sup>起<sup>多</sup>了<sup>多</sup>變<sup>多</sup>化<sup>多</sup>——她<sup>多</sup>一<sup>多</sup>直<sup>多</sup>患<sup>多</sup>有<sup>多</sup>內<sup>多</sup>分<sup>多</sup>泌<sup>多</sup>不<sup>多</sup>平<sup>多</sup>衡<sup>多</sup>的

No.

長春圖書文具公司印製

明姐成了  
美合家、粽  
子、一定吃了  
甲湖井粽、  
且、明姐  
戲院後面  
那一家。

毛病。先天、後天、遺傳、既成、我們也曾請教醫學專家。

家。這些因素也許都有關係，也許都沒有關係。也許明姐不

喜這小兒，這了虛偽、邪惡、競爭激烈的成人世界、一思之

下、拂袖而去、回到她自己那小童真世界裡去了。明姐得

病後、完全恢復了她養育孩提時的真面目。她要緊的時

候就笑了，也不管场合对不对。天氣好時，她把裙子一撈

便坐到天井的石階上去乘涼，急急得我們的老管家羅

伯拿——羅伯拿之夜我們家現在已有五十年了。——

在明姐自後叫三三姑娘，你的大腿露出來了，明姐變得性

格起來，世俗的瑣碎之辭，她都回不在乎了，從前她的

吃起米，從前她每飯後必吃一大碗粥，

現在她已東西都擱起勁，實在不忍剝奪她那少少的兩

碗粥，她回到台馬成了——個標準影迷，

俠骨片、英雄片、文藝片，她拒絕看，從前她每

看那兩場重演的十幾分鐘，

東中、十分不情。

便在戲院裡唱起歌來，左右鄰座為之側目，

不理會，他有武俠片看得真的很樂，手揮甚厚片子，她

回到家中心，

明姐剛回台馬，病情並不樂觀，曾經在台大醫院

住院，接受精神治療，台大的精神科醫生個個很不愉快

因素林、以及電療、

長春圖書文具公司印製

最後一  
幕是一  
個遠  
鏡頭  
居高臨  
下俯瞰  
病人  
病室  
全室  
成百上千  
的精神病  
患者  
一齊往  
上伸出  
了手  
來  
求  
援  
的手  
肢  
條  
條  
的  
像  
一  
般  
的  
高  
樓  
一  
般。

的杜鵑窩。裡面的病人，許多比明姐嚴重多了。有一個女  
人一直急切的扭動着身子在跳舞，他們都穿了綠色  
的袍子，漫無目的蕩來蕩去，好像失掉了魂一般。  
明姐也換上了粗粗的藍布袍，把明姐與  
到了。跟那一群被世界遺棄的不幸的人  
鎖在一起。那天走出台去醫院，我難得直想哭，我覺得  
明姐並不屬於那個悲慘世界。她像一個幸福的小女  
孩，走迷了路，一下子被一群兇惡的外星人捉走了一  
般。我看過一張美國電影叫蛇穴，是奧麗薇哈勃蘭主演的  
，她因此得到金像獎。她這一個患了精神分裂的人，  
被關進瘋人院裡，瘋人院裡之恐怖悲慘的場面都上了鏡  
頭，那片子拍得逼真，有口均真是驚心動魄  
而又令人感動。我看奧麗薇哈勃蘭用危險的驚惶  
失措的標子，就想記明姐那天入院時，一定也是害怕  
的。

不停

跳得很痛苦的  
樣子。

或者生  
在角落  
呆，

而又不令人感動。我看奧麗薇哈勃蘭用危險的驚惶  
失措的標子，就想記明姐那天入院時，一定也是害怕  
的。  
明姐出院後，在家中休養，一年比一年好，  
起色，醫生說過，完全恢復是不可能的。不想以已  
草率。明姐在家，除了受到父母及手足們額外的關  
愛外，親戚們也特別疼惜，後來她的母親也  
對明姐好，經常回到我們家裡，帶些食物來送給明  
姐。親戚高居之所，如此善待明姐，並不完全為  
明姐的恩惠，而是因為明姐本身那顆純真  
的心，有一種感化的力量，跟她在在一起，使人覺得，  
一直

No.

未住，睡在她的房裡。明姐對待她，視同己出。百般寵愛。  
 明姐這一生，失去了做母親的權利，~~她的母親~~  
~~施在~~那個小孩子的身上。眾姊妹對明姐，也  
 充滿了同情，不勝依依。每年明姐生日，~~我們~~  
 親、舊屬及各家人們都會回來，替明姐慶生，他們會帶  
 糕、餅乾，以及各種明姐喜愛的零食來，給明姐做生日  
 禮物。明姐那天也會穿上新旗袍，打扮起來，去招待她的  
 客人。她喜歡過生日，~~喜~~喜歡人家送東西給她，~~最~~  
 後那些蛋糕餅乾，裝成一小包小包，~~讓~~人們帶走的。明  
 姐的生日，~~清~~清早我們家漸之變成了一個傳統，父母親  
 都不在了，四處分散的親戚、舊屬，以及各家人們會藉着這  
 一天，~~到~~到我們家來相聚，替明姐熱鬧，~~最~~最高興。明

No.

3  
 姐非常疼愛這小孩子，每逢暑假，~~就~~就接齊姊妹到家裡  
 去了，他有。一個女兒羅妹妹，~~她~~她自小沒有母親，~~明~~  
 姐的喜愛她，大貴美嫁人多年，還拿掉明姐到她基隆家去  
 請她吃鹹魚蒸。父親從前有一個衛兵老羅，也是與向交  
 的，~~他~~他出去買兩條手巾，她會分給她們一條。她們也  
 明姐叫她解圍法——都變成了她的老朋友，~~她~~她對  
 她們好，~~他~~他出去買兩條手巾，她會分給她們一條。她們也  
 由衷的喜愛她，大貴美嫁人多年，還拿掉明姐到她基隆家去  
 請她吃鹹魚蒸。父親從前有一個衛兵老羅，也是與向交  
 的，~~他~~他出去買兩條手巾，她會分給她們一條。她們也  
 明姐叫她解圍法——都變成了她的老朋友，~~她~~她對  
 她們好，~~他~~他出去買兩條手巾，她會分給她們一條。她們也

那

那個人，~~他~~他確實還有一些人，他們的善良是完全~~手~~手天性的。  
 父親曾說過，明姐的字典裡，沒有一個壞字眼。確實，她  
 對人，~~她~~她始終對甚麼人，總是先~~想~~想，~~她~~她心寬，~~她~~她  
 的作貼，而是小孩子办家家酒，排之坐吃菓菓大家分享的  
 樂趣。這些年來，陪伴過她的有大貴美、小貴美、余嫂一  
 明姐叫她解圍法——都變成了她的老朋友，~~她~~她對  
 她們好，~~他~~他出去買兩條手巾，她會分給她們一條。她們也

一塊兒

長春圖書文具公司印製

她的人、做她的終身伴侶、~~做一個好妻子、~~她  
喜歡做家務、愛乾淨到了潔癖的地步。廚房裡的炊具、~~碗~~  
~~盤~~、~~匙~~、~~勺~~、~~也~~也很顧家、每个月的零用錢、有一半是用在  
買肥皂粉、洗滌中等~~的~~日常家用上面、而且~~都~~  
對自己的~~衣服~~節儉、買給她的新衣裳、掛在衣櫃裡  
總捨不得穿、穿來穿去、但還是幾件及常衣衫。其他九个月  
是從電視、~~收音機~~、~~留聲機~~、~~首飾~~到穿著擺設、大家拼命買給她、  
這也是她的~~精神~~一種補腦的~~方法~~。她對於~~品質~~受~~不~~  
克奢求、只要晚上打開電視有連續劇看、她也就~~感到~~  
了。當她、~~姐姐~~也一定會做一個好母親、疼愛她的子女、  
她好像她疼愛羅家山~~妹妹~~一樣。

她沒得病、以她那樣一個好心人、應該會遇見一個愛護  
她的人、做她的終身伴侶、~~做一個好妻子、~~她  
喜歡做家務、愛乾淨到了潔癖的地步。廚房裡的炊具、~~碗~~  
~~盤~~、~~匙~~、~~勺~~、~~也~~也很顧家、每个月的零用錢、有一半是用在  
買肥皂粉、洗滌中等~~的~~日常家用上面、而且~~都~~  
對自己的~~衣服~~節儉、買給她的新衣裳、掛在衣櫃裡  
總捨不得穿、穿來穿去、但還是幾件及常衣衫。其他九个月  
是從電視、~~收音機~~、~~留聲機~~、~~首飾~~到穿著擺設、大家拼命買給她、  
這也是她的~~精神~~一種補腦的~~方法~~。她對於~~品質~~受~~不~~  
克奢求、只要晚上打開電視有連續劇看、她也就~~感到~~  
了。當她、~~姐姐~~也一定會做一個好母親、疼愛她的子女、  
她好像她疼愛羅家山~~妹妹~~一樣。

No. 14

No. 14

的生活

明姐得病後，我們多在童年時建立起的這段友誼，並沒有受到影響。她幼時的事情還記得清清楚楚，有一次她突然提起我小時候送給她的那隻黑獅子狗米達，而且很興奮。在我們教化的南路那家，明姐外婆家，有一對大狸石的企鵝，一隻木雕小老鼠，這些是我從暹羅、花蓮、及日月潭帶回去給她的。有一對黑獅子是大哥送的，另外一隻黑獅子是二哥送的。明姐最寶貝的是我從美國帶回去給她的一隻六隻玻璃娃成的滑稽熊，她用棉花把那隻滑稽熊裹起來，放在紙盒裡，不管拿來擺設，因為怕碰壞。每次回台灣，我都為明姐的熊拿出來擺設，有一次回台灣，我帶了一盒十二塊細紗手帕

送給明姐，每張手帕上都印著一隻獅子的圖案。十二隻隻隻不同，明姐真是樂了，把手帕展開在牀上，拍手呵呵笑。每次我回台灣，明姐是高興的，頭髮干她就開始準備了，打掃我的住處，跟羅德厚兩人把窗簾取下來洗乾淨。羅德厚這是在明姐的椅子上，~~去~~去。她怕我沒有帶梳妝用品，到百貨公司去替我買。好面巾、牙膏、肥皂等東西，明姐後幾年可以自己一個人出去逛街買東西，也變成了她中肯世道的方式之一，大部份的時候，她只是到百貨公司去踏踏踏，因為捨不得用錢。她肯掏腰包替我買那些牙膏肥皂，~~買~~買。原來的面子算是很少的了。其實我從那時候才不用面巾，

原來的面子算是很少的了。其實我從那時候才不用面巾，

牙膏用壞了一種牌子。但明姐說不能不用，因為她會查詢，看見她買的牙膏還沒有開盒，我就說：「這道：買給你，你又不肯用！」

然而我每次返台與明姐相聚的時間並不多，因為台下的朋友多，活動又頻繁，有時整天在外，收到深夜才返家，回到家裡人多已安睡，全屋闐然，但往往只有明姐還未入寢，她一個人在房中，紅燈獨對。我走過她房間，瞥見她孤獨的身影，就不禁心中一沉，白天在外的繁忙忙碌，一下子都變得虛妄起來，我的快樂明姐不能分享，毫無，我的幸福更不能拯救她的不幸，我經過她的房門，幾乎關定而過，一股莫名的歉疚感，使得我的

全

玲梅

雖然我缺，不。我明姐也最喜歡用半夜做她睡前的，然而我自賭她的生命在過去歲月中，漸漸耗盡，像是有毒藥的消耗下去，而，有時候我會帶一盒順成藥，西藥或有其苦味的藥，同給明姐，深夜，我發覺那也不過只給稍稍減輕一些心頭的負擔罷了。明姐的很多眼看著明姐的生命在過去歲月中，漸漸耗盡，我痛惜，但愛莫能助。

虛度過去

惜

去年我返台製做舞台劇的團警夢在國內住了半年，那是我出國後逗留最長的一次，明明姐陪伴明姐的時候，同她比較多，但是一日遊園驚夢開始動工，我又忙得身不由己，在外奔波的明姐在外奔走了。偶而我在家吃晚飯，飯後到明姐房中跟她一同分享她一天最快樂的一刻。



電視

看連續劇楚留香。明姐是一個十足的香帥迷，楚留香的每一段情節，她記得清之楚之，巨細靡遺，自幾節或漏看了，她便替我補起來，把楚留香跟石观音及無花和尚用的情詞講給我听，講得頭之是道。  
~~電視縱有千萬種害處，我還是要感謝發明電視的人，電視的確替明姐枯燥的生活帶來不少樂趣。每天晚上，明姐都會從公家看到十一點最後報完新聞為止。如果沒有電視，我連想像明姐何能捱過漫之長夜，白天明姐包圍着羅雲之做家务，從三時半高，跟明姐兩人互相扶持，分工合作，把个家收拾得攢起。到了晚上，兩人便到明姐房間，~~早已重~~~~

病

觀賞

看得

時

首睡去。前斗宿患患肺炎，在醫院裡，十九天不省人事，我們都以為她大限已到，及科到奇跡一般她又醒來，~~後~~後她醒後，~~後~~後她醒後，她在昏迷中過國文母親。~~她~~  
~~因~~因李自陽的，因為她的使命未定，~~她~~她認為是文母執要口她，~~她~~她認為是文母執要口她。~~我們~~我們  
時常暗地擔心，要是羅雲之不在了，誰來替明姐咬？有一次我跟智姐談起，明姐身體不錯，可能比我們幾個人都活得長，~~那~~那倒不是她的福，她愈長壽，愈可憐，晚年無人照料，~~我們~~我們的飯量多餘的，明姐似乎不~~想~~想累任人。  
七月廿一，有一個~~人~~人却悄悄~~地~~地最先是辭去。  
我自心生過肝炎，知道這是病徵，馬上送她到中心診所。

肝炎

長春圖書文具公司印製

而且這就住了院。然而我們還是太過掉以輕心了，以為明姐染上的只是普通的B型肝炎，住院休養就會病癒。那幾天還鬧騰著正在崇鋼密鼓的排演，我竟沒聽多去探探明姐，由大嫂及大弟去照顧她。看醫生<sup>後</sup>看出明姐病情險惡，住院一星期竟讓明姐回家休養。出院那天下午，我在巷子口碰見明姐一個面人走路回家，~~她~~跳了一跳，趕緊上去向她：三姑娘，你怎麼跑出來了？明姐手裡拿著一食山碗包，指了一指頭~~說~~：嘻嘻的~~說~~：我去生了一個頭，把頭髮剪短了。她的頭髮~~長~~得短齊耳根，修得薄~~的~~，像個女學生。明姐愛乾淨，在醫院裡~~結~~了一個禮拜，十分不耐，一出院她竟情急的~~說~~：一個人溜出去洗頭去了，一哭也不知道本身病情的危險，

倒是急得~~了~~羅婆婆，~~她~~到處找人。明姐回到家休養，毫不起色，而且病情愈來愈嚴重。雖說天天到中心診所打針，~~藥~~白~~的~~診，~~看~~不見效。~~這~~醫生帶人~~上~~床，~~查~~東~~就~~~~她~~明姐~~更~~痛~~了~~兩~~個~~星期~~的~~病，明姐也~~不~~能~~再~~~~看~~了~~也~~合~~情~~合~~理~~的~~說~~：因為六才沒長庚醫院院長，便~~請~~到~~了~~我們~~家~~把明姐~~轉~~到長庚去試一試，由肝胆專家~~廖~~醫生主治。明姐住八長庚，第三天檢查結果出來，~~那~~院~~正~~在~~一~~位長輩~~亦~~做~~密~~·~~密~~到~~探~~到~~之~~中~~電~~話，長庚~~來~~通知明姐病情嚴重，要~~送~~到~~醫~~院~~治~~療，元連~~復~~趕到~~林~~口~~之~~中~~也~~趕~~了~~去。這~~全~~告~~訴~~我們，明姐~~患~~的~~肝~~炎~~非~~B~~型~~，~~亦~~非A~~型~~，~~是~~一種罕有~~的~~病~~例~~。治~~癒~~的~~機~~會~~呢~~？我們~~追~~問~~，~~醫生不肯~~講~~。

那天晚上回到家中，心情異常沉重，徹夜未能成眠。教化南路那家本業是為明姐而設，明姐病重入院，家中突然感到人去樓空。景况淒涼起來。那一陣子，~~我~~還園警曾演出成功，盛況空前，或在沈醉在自己勝利的喜悅中，一天跟朋友們飲酒玩功，~~及~~那種近乎狂熱的興奮，一又之間，如醍醐灌頂，頓時冰消，而且還感到內疚，我只顧忙於演戲，明姐得病，也未能夠去照料。本來我替明姐及羅恩之留了兩張空票的，明姐又跑去，始終沒有看到我的戲，如果她看了這園警營，她也一定會捧場喝彩的。夢中我夢見我在那時我美國的學校即將開學，我得趕回~~園~~來教書，然而明姐病情不明，我實在放不下心，便向校方請了一個星期假，又打電話給香港的智姐。

這了小妹

智姐馬上趕到了台唐，一下飛赴便直接到林口長庚醫院去探望明姐去了。智姐心慈，又是尼姐，她對明姐的不幸，~~我~~哀憐，我記得有一回智姐從香港返台探親，明姐將自己的房間讓出來住，智姐睡——她對智姐也是一向敬愛的——~~這~~親自上街去買了一束鮮花插到房間的花瓶裡，她~~我~~指着~~着~~花~~着~~的~~這~~智姐道：「姐姐，你喜不喜歡我買給你的花。」智姐頓時淚如雨下，一把將明姐擁入了懷裡。那幾天，我几个在台的哥哥、之中，七才我的藥个个于~~輪~~探病，好像啦啦隊一般，替明姐加油打氣，希望她渡過危劫。明姐很勇敢，病中受了許多罪，她都不吭聲。二十個小時打針，~~我~~兩隻手都打腫了，~~我~~連針都戳不進去，明姐~~不肯~~不肯斗苦，~~我~~頑強的

在病牀上，~~她~~ ~~可憐~~ ~~的~~ ~~模樣~~ ~~的~~ ~~模樣~~ ~~的~~ ~~模樣~~，一付  
 凜然不可侵犯的模樣。她四十五歲生日那天，親戚朋友  
 父母親的老部下，老家人還是回到了我家來，替三姨姨  
 生，維持住多年來的一個老傳統，家裡仍舊堆滿了蛋糕鮮  
 花，大家盡量熱鬧，~~只~~ ~~替~~ ~~明~~ ~~姐~~ ~~在~~ ~~家~~ ~~中~~ ~~一~~ ~~般~~。那天我也  
 特別到街口慣成西突爾去訂了一個大蛋糕，~~和~~ ~~是~~ ~~明~~ ~~姐~~ ~~平~~ ~~日~~  
 最喜愛的~~那~~ ~~種~~ ~~糖~~ ~~拿~~ ~~司~~ ~~臣~~ ~~送~~ ~~給~~ ~~她~~。我們各人又去買  
 了生日禮物，大家都帶了一香心批，~~想~~ ~~出~~ ~~一~~ ~~些~~ ~~明~~ ~~姐~~ ~~喜~~  
 愛的東西。~~我~~ ~~記~~ ~~得~~ ~~明~~ ~~姐~~ ~~去~~ ~~忠~~ ~~孝~~ ~~堂~~ ~~派~~ ~~派~~ ~~百~~ ~~貨~~  
 公司時，喜歡到一家商店去買一雙黑漆漆的童節，我送  
 了幾件，一件上面繡着圓一隻白象，一件是一隻白鶴，  
 大概這兩種鳥獸是長壽的象徵，~~我~~ ~~不~~ ~~意~~ ~~該~~ ~~裡~~ ~~便~~ ~~送~~ ~~中~~ ~~了~~ ~~這~~

例送對了她明姐看到笑道：「我早就想買了，可惜太貴。其  
 實~~是~~ ~~只~~ ~~值~~ ~~幾~~ ~~百~~ ~~塊~~ ~~錢~~ ~~的~~ ~~東~~ ~~西~~。」~~我~~ ~~想~~ ~~姐~~ ~~和~~ ~~七~~ ~~弟~~ ~~都~~ ~~買~~ ~~了~~ ~~各~~ ~~式~~ ~~的~~  
 香皂——這又是她喜愛的~~那~~ ~~種~~ ~~香~~ ~~皂~~ ~~的~~ ~~做~~ ~~成~~ ~~現~~  
 花，有的做成蘋果，~~我~~ ~~想~~ ~~姐~~ ~~和~~ ~~七~~ ~~弟~~ ~~都~~ ~~買~~ ~~了~~ ~~各~~ ~~式~~ ~~的~~  
 秘書楊秘書，表嫂，堂姐等人。明姐很樂，吃了蛋糕，在  
 牀上~~玩~~ ~~玩~~ ~~她~~ ~~的~~ ~~禮~~ ~~物~~，~~我~~ ~~想~~ ~~姐~~ ~~笑~~ ~~呵~~ ~~呵~~。那是她最後  
 一個生日，不過那天她的確過得很開心。  
 我離開台灣，並沒有告訴明姐，實在硬不起心腸向她  
 辭行。~~我~~ ~~心~~ ~~裡~~ ~~已~~ ~~經~~ ~~很~~ ~~明~~ ~~白~~，那可能是最後一次跟她相  
 聚了。回到美國，台北來的電話都是她消息，明姐一天天  
 病危。直到十月廿三號的噩耗傳來，~~我~~ ~~心~~ ~~裡~~ ~~早~~ ~~已~~ ~~有~~ ~~了~~ ~~準~~  
 備，~~但~~ ~~心~~ ~~而~~ ~~已~~ ~~仍~~ ~~舊~~ ~~悲~~ ~~不自~~ ~~勝~~ ~~悲~~ ~~痛~~ ~~明~~ ~~姐~~ ~~的~~ ~~早~~ ~~逝~~，~~我~~ ~~心~~ ~~裡~~ ~~更~~

長春圖書文具公司印製

的不幸  
在这个世上

孤獨的渡過四十九個年頭。曾姐說，~~四~~出殯那天，明姐  
 的朋友們都到了，親戚中連兩輩也都到齊。今~~年~~二月我有  
 青島之行，到台高停留了三天。我到明姐墓上，墳墓已經  
 砌好，墓父母親的墓很近。去國二十年，這是死頭一個  
 在國內過舊曆三~~十~~夜~~夜~~。在家中吃一次~~團~~團圓飯，但是  
 覺得氣氛不對，大家強顏歡笑，有一~~股~~股說不出的凄凉。  
 明姐不在了，家中最哀傷的有兩個人，六弟和羅雨生。六  
 弟一直居台灣，跟明姐兩人可謂相依為命。羅雨生整個  
 人愣住了，好像她生命的目的突然~~喪~~失~~了~~一般，她~~也~~  
 了~~目~~飯~~仍~~舊~~到~~明~~姐~~墓~~中~~去~~看~~電視，~~她~~一~~面~~看~~一~~面~~打~~  
 瞌睡。

寫死  
的一家  
十個手足

我把明姐逝世的消息告訴她學生時代唯一的知友  
 以玉。草以玉嚇了一跳，她記得八〇年她~~也~~  
 明姐還去參觀，並且買了一隻小~~狗~~給~~她~~。草以玉寫了一  
 篇文章紀念明姐，追憶她們在上海中西女中時的學生生涯。  
 草以玉說，明姐可以算是善良的化身，她寫了一首詩：

十隻指兒

一懷光明

大哥會飛 草高翔

二姐能唱 音韻揚

你呢

你有那菩薩心腸

No.

取善良 取善良

大姐香俊 又端莊

二哥 三哥 各樣 交遊廣

你咳

你有那菩薩心腸

取善良 取善良

四弟工程 魁異邦

五弟文墨 世世傳

你咳

你有那菩薩心腸

取善良 取善良

六弟忠厚 七弟精

各媽心頭手一攸

十隻指兒 有短長

疼你那

菩薩心腸

取善良 取善良

明姐彌留的時刻，古嫂及六弟都在場。他們說明姐在

昏迷中，哭叫不停的叫起媽媽來。母親過世二十年，明

姐從來沒有提起過她。是不是在她最危急的一刻，跟致神

撞開神廟後，她對母親的請求又復甦了，向母親求援咬  
？他們又說明姐也路太遠——好查——或者母親真  
的求起神明姐，到~~她~~她神邊去，趁著我們其他九個人

No. \_\_\_\_\_

No. 23

因沒有過去的時候，她  
 沒有給我的母愛。  
 她可以補償起來她  
 在世時對明姐

有機會

一九八三年六月六日 許美如 抄